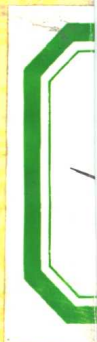


白雨齋詞話

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

郭紹虞 羅根澤主編

白雨齋詞話

陳廷焯著

杜維沫校點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白雨齋詞話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字数 150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7\frac{1}{4}$ 插页 2

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

1983年9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印数 9,001—36,000

书号 10019·1372

定价 0.78元

目 錄

自序	一
卷一	三
卷二	二六
卷三	五四
卷四	八二
卷五	一〇七
卷六	一四九
卷七	一六八
卷八	二〇〇
附錄	二二三
汪懋琨序	二二三

目

錄

二

王耕心序

三三

包榮翰跋

三五

許正詩跋

三六

校點後記

三七

自序

倚聲之學，千有餘年，作者代出，顧能上溯風騷，與爲表裏，自唐迄今，合者無幾。竊以聲音之道，關乎性情，通乎造化，小其文者不能達其義，竟其委者未獲泝其原。揆厥所由，其失有六：飄風驟雨，不可終朝，促管繁絃，絕無餘蘊，失之一也。美人香草，貌託靈脩，蝶雨梨雲，指陳瑣屑，失之二也。雕鐫物類，探討蟲魚，穿鑿愈工，風雅愈遠，失之三也。慘慼惻悽，寂寥蕭索，感寓不當，虛歎徒勞，失之四也。交際未深，謬稱契合，頌揚失實，遑恤譏評，失之五也。情非蘇寶，亦感迴文，慧拾孟韓，轉相鬬韻，失之六也。作者愈漓，議者益左。竹垞詞綜，可備覽觀，未嘗爲探本之論；紅友詞律，僅求諧適，不足語正始之原。下此則務取穠麗，矜言該博。大雅日非，繁聲競作，性情散失，莫可究極。夫人心不能無所感，有感不能無所寄，寄託不厚，感人不深，厚而不鬱，感其所感，不能感其所不感。伊古詞章，不外比興，谷風陰雨，猶自期以同心，攘詢忍尤，卒不改乎此度，爲一室之悲歌，下千年之血淚，所感者深且遠也。後人之感，感於文不若感於詩，感於詩不若感於詞，詩有韻，文無韻，詞可按節尋聲，詩不能盡被絃管。飛卿端已，首發其端，周秦史張王，曲竟其緒，而要皆發源於風雅，推本於騷辯，故其情長，其味永，其爲言也哀以思，其感人也深以婉。嗣是六百餘年，沿其波流，喪厥宗旨。張氏詞選，不得已爲矯枉過正之舉，規模雖隘，門牆自高，

循是以尋，墜緒未遠。而當世知之者鮮，好之者尤鮮矣。蕭齋岑寂，撰詞話十卷，本諸風騷，正其情性，溫厚以爲體，沈鬱以爲用，引以千端，衷諸壹是。非好與古人爲難，獨成一家言，亦有所大不得已於中，爲斯詣綿延一線。暇日寄意之作，附錄一二，非敢抗美昔賢，存以自鏡而已。

光緒十七年除夕，丹徒陳廷焯。

卷一

詞興於唐，盛於宋，衰於元，亡於明，而再振於我國初，大暢厥旨於乾嘉以還也。國初諸老，多究心於倚聲，取材宏富，則朱氏彝尊詞綜，持法精嚴，則萬氏樹詞律，他如彭氏孫詞藻、金粟詞話，及西河詞話毛奇齡、詞苑叢談徐鉉等類，或講聲律，或極豔雅，或肆辯難，各有可觀。顧於此中真消息，皆未能洞悉本原，直揭三昧。余竊不自量，撰爲此編，盡掃陳言，獨標真諦，古人有知，尙其諒我。

一

明代無一工詞者，差強人意，不過一陳人中而已。自國初諸公出，如五色朗暢，八音和鳴，備極一時之盛。然規模雖具，精蘊未宜，綜論羣公，其病有二：一則板襲南宋面目，而遺其真，謀色揣稱，雅而不韻；一則專習北宋小令，務取濃豔，遂以爲晏歐復生，不知晏歐已落下乘，取法乎下，弊將何極，況並不如晏歐耶？反是者一陳其年，然弟得稼軒之貌，蹈揚湖海，不免叫囂。樊榭窈然而深，悠然而遠，似有可觀，然亦特一邱一壑，不足語於滄海之大，秦華之高也。

二

學古人詞，貴得其本原，舍本求末，終無是處。其年學稼軒，非稼軒也；竹垞學玉田，非玉田也；樊榭取徑於楚騷，非楚騷也；均不容不辨。

三

作詞之法，首貴沈鬱，沈則不浮，鬱則不薄。顧沈鬱未易強求，不根柢於風騷，烏能沈鬱？十三國變風，二十五篇楚詞，忠厚之至，亦沈鬱之至，詞之源也。不究心於此，率爾操觚，烏有是處？

四

詩詞一理，然亦有不盡同者。詩之高境，亦在沈鬱，然或以古朴勝，或以沖淡勝，或以鉅麗勝，或以雄蒼勝；納沈鬱於四者之中，固是化境；即不盡沈鬱，如五七言大篇，暢所欲言者，亦別有可觀。若詞則舍沈鬱之外，更無以爲詞。蓋篇幅狹小，倘一直說去，不留餘地，雖極工巧之致，識者終笑其淺矣。

五

唐五代詞，不可及處正在沈鬱。宋詞不盡沈鬱，然如子野少游美成白石碧山梅溪諸家，未有不沈鬱者；

即東坡方回稼軒夢窗玉田等，似不必盡以沈鬱勝，然其佳處，亦未有不沈鬱者。詞中所貴，尙未可以知耶？

六

張氏 惠言 詞選，可稱精當，識見之超，有過於竹垞十倍者，古今選本，以此爲最。但唐五代兩宋詞，僅取百十六首，未免太隘。而王元澤 眼兒媚、歐陽公 臨江仙、李知幾 臨江仙，公然列入，令人不解。即朱希真 漁父五章，亦多淺陋處，選擇既苛，即不當列入。又東坡 洞仙歌，只就孟昶原詞敷衍成章，所感雖不同，終嫌依傍前人，詞綜譏其有點金之憾，固未爲知己，而詞選必推爲傑構，亦不可解。至以吳夢窗爲變調，擯之不錄，所見亦左。總之，小疵不能盡免，於詞中大段，卻有體會，溫韋宗風，一燈不滅，賴有此耳。

七

飛卿詞，全祖離騷，所以獨絕千古；菩薩蠻更偏子諸闕，已臻絕詣，後來無能爲繼。

八

所謂沈鬱者，意在筆先，神餘言外。寫怨夫思婦之懷，寓孽子孤臣之感。凡交情之冷淡，身世之飄零，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。而發之又必若隱若見，欲露不露，反復纏綿，終不許一語道破。匪獨體格之高，亦見性

情之厚。飛卿詞，如「懶起畫蛾眉，弄妝梳洗遲。」無限傷心，溢於言表。又「春夢正闌情，鏡中蟬鬢輕。」淒涼哀怨，真有欲言難言之苦。又「花落子規啼，綠窗殘夢迷。」又「鸞鏡與花枝，此情誰得知。」皆含深意。此種詞，弟自寫性情，不必求勝人，已成絕響。後人刻意爭奇，愈趨愈下。安得一二豪傑之士，與之挽回風氣哉！

九

飛卿更漏子三章，自是絕唱，而後人獨賞其末章「梧桐樹」數語。胡元任云：「庭筠工於造語，極爲奇麗，此詞尤佳。」即指「梧桐樹」數語也。不知「梧桐樹」數語，用筆較快，而意味無上二章之厚。胡氏不知詞，故以奇麗目飛卿，且以此章爲飛卿之冠，淺視飛卿者也。後人從而和之，何耶？

一〇

飛卿更漏子首章云：「驚塞雁，起城烏，畫屏金鷓鴣。」此言苦者自苦，樂者自樂。次章云：「蘭露重，柳風斜，滿庭堆落花。」此又言盛者自盛，衰者自衰，亦即上章苦樂之意。顛倒言之，純是風人章法，特改換面目，人自不覺耳。

一一

飛卿菩薩蠻十四章，全是變化楚騷，古今之極軌也。徒賞其芊麗，誤矣！

一二

唐代詞人，自以飛卿爲冠。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闕，自是高調，未臻無上妙諦。皇甫子奇夢江南竹枝諸篇，合者可寄飛卿廬下，亦不能爲之亞也。

一三

南唐中宗山花子云：『還與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』沈之至，鬱之至，淒然欲絕。後主雖善言情，卒不能出其右也。

一四

後主詞，思路悽惋，詞場本色；不及飛卿之厚，自勝牛松卿輩。

一五

韋端己詞，似直而紆，似達而鬱，最爲詞中勝境。

一六

端己菩薩蠻四章，惓惓故國之思，而意婉詞直，一變飛卿面目，然消息正自相通。余嘗謂：後主之視飛卿，合而離者也；端己之視飛卿，離而合者也。

一七

端己菩薩蠻云：「未老莫還鄉，還鄉須斷腸。」又云：「凝恨對斜暉，憶君君不知。」歸國遙云：「別後只知相愧，淚珠難遠寄。」應天長云：「夜夜綠窗風雨，斷腸君信否？」皆留蜀後思君之辭。時中原鼎沸，欲歸不能，端己人品未爲高，然其情亦可哀矣。

一八

孫孟文詞，氣骨甚遒，措語亦多警鍊，然不及溫韋處亦在此，坐少閑婉之致。

一九

馮正中詞，極沈鬱之致，窮頓挫之妙，纏綿忠厚，與溫韋相伯仲也。蝶戀花四章，古今絕構，詞選本李易安詞序，指「庭院深深」一章爲歐陽公作，他本亦多作永叔詞，惟詞綜獨云馮延巳作，竹垞博極群書，必有

所據。且細味此闕，與上三章筆墨，的是一色，歐公無此手筆。

二〇

正中蝶戀花四闕，情詞悱惻，可群可怨。詞選云：「忠愛纏綿，宛然騷辯之義。」延巳爲人，專蔽嫉妒，又敢爲大言，此詞蓋以排間異己者，其君之所以信而不疑也。」數語確當。

二一

正中蝶戀花首章云：「濃睡覺來驚亂語，驚殘好夢無尋處。」憂讒畏譏，思深意苦。次章云：「誰道閒情拋棄久，每到春來，惆悵還依舊。日日花前常病酒，不辭鏡裏朱顏瘦。」始終不渝其志，亦可謂自信而不疑，果毅而有守矣。三章云：「淚眼倚樓頻獨語，雙燕來時，陌上相逢否？」忠厚惻怛，藹然動人。四章云：「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。」詞意殊怨，然怨之深，亦厚之至。蓋三章猶望其離而復合，四章則絕望矣。作詞解如此用筆，一切叫囂纖冶之失，自無從犯其筆端。

二二

正中菩薩蠻數豔歌諸篇，溫厚不逮飛卿。然如「憑仗東流，將取離心過橘州。」又「殘日尙彎環，玉箏和淚彈。」又「玉露不成圓，寶箏悲斷絃。」又「紅燭淚闌干，翠屏煙浪寒。」又「雲雨已荒涼，江南春草長。」亦極

淒婉之致。

二三

北宋詞，沿五代之舊，才力較工，古意漸遠。晏歐著名一時，然並無甚強人意處；即以豔體論，亦非高境。

二四

晏歐詞，雅近正中，然貌合神離，所失甚遠。蓋正中意餘於詞，體用兼備，不當作豔詞讀。若晏歐，不過極力爲豔詞耳，尙安足重！

二五

文忠思路甚雋，而元獻較婉雅。後人爲豔詞，好作纖巧語者，是又晏歐之罪人也。

二六

詩三百篇，大旨歸於無邪。北宋晏小山工於言情，出元獻文忠之右，然不免思涉於邪，有失風人之旨；而措詞婉妙，則一時獨步。

二七

小山詞，如『去年春恨卻來時，落花人獨立，微雨燕雙飛。』又『當時明月在，曾照彩雲歸。』既閒婉、又沈著，當時更無敵手。又『明年應賦送君詩，細從今夜數，相會幾多時。』淺處皆深。又『曉霜紅葉舞歸程，客情今古道，秋夢短長亭。』又『少陵詩思舊才名，雲鴻相約處，煙霧九重城。』亦復情詞兼勝。又『從別後，憶相逢，幾回魂夢與君同。今宵賸把銀釭照，猶恐相逢是夢中。』曲折深婉，自有豔詞，更不得不讓伊獨步。視永叔之『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』、『倚闌無緒更兜鞋』等句，雅俗判然矣。

二八

張子野詞，古今一大轉移也。前此則爲晏歐、爲溫韋，體段雖具，聲色未開；後此則爲秦柳、爲蘇辛、爲美成白石，發揚蹈厲，氣局一新，而古意漸失。子野適得其中，有含蓄處，亦有發越處；但含蓄不似溫韋，發越亦不似豪蘇膩柳。規模雖隘，氣格卻近古。自子野後，一千年來，溫韋之風不作矣！益令我思子野不置。

二九

蘇辛並稱，然兩人絕不相似。魄力之大，蘇不如辛；氣體之高，辛不逮蘇遠矣。東坡詞寓意高遠，運筆空

靈，措語忠厚，其獨至處，美成白石亦不能到。昔人謂東坡詞非正聲，此特拘於音調言之，而不究本原之所在，眼光如豆，不足與之辯也。

三〇

詞至東坡，一洗綺羅香澤之態，寄慨無端，別有天地。水調歌頭卜算子雁賀新涼水龍吟諸篇，尤爲絕構。

三一

太白之詩，東坡之詞，皆是異樣出色，只是人不能學，烏得議其非正聲？

三二

耆卿詞，善於鋪叙，羈旅行役，尤屬擅長。然意境不高，思路微左，全失溫韋忠厚之意。詞人變古，耆卿首作俑也。

三三

蔡伯世云：「子瞻辭勝乎情，耆卿情勝乎辭，辭情相稱者，惟少游而已。」此論陋極。東坡之詞，純以情勝，情之至者詞亦至，只是情得其正，不似耆卿之喁喁兒女私情耳。論古人詞，不辨是非，不別邪正，妄爲褒